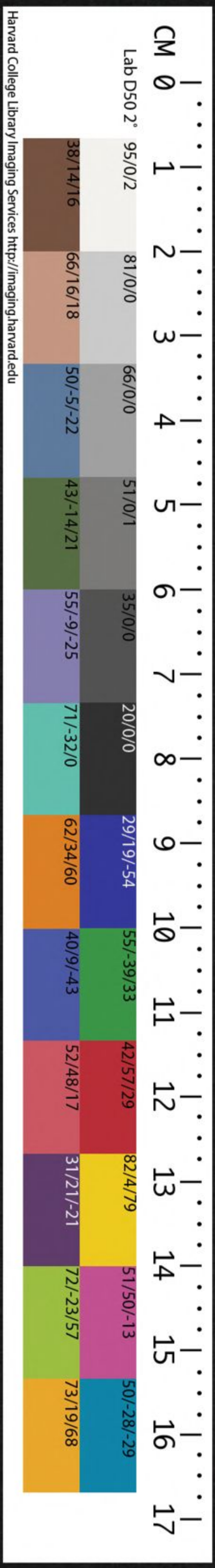


4

T2511/1218



函史上編卷之七

至聖先師孔子年表

明旰毳釐元錫篋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也宋出自虞司徒契敷五
教見尚書至成湯有天下曰殷殷亡微子封宋宋襄公
少子曰弗父何其後世宋卿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
命茲益恭生孔父嘉義形於邑事殤公死華督之難者
也其後以王父所賜號爲孔氏至防叔畏華氏之偪而
奔魯爲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爲鄒大夫叔
梁紇妻生九女而無子卒妾有子曰孟皮雙於是叔梁

統求婚於顏氏。顏父曰：鄉大夫雖父祖士耳，然聖王之裔也。今其人孔武，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以少女妻之。

顏夫人既歸，孔氏以夫年大，懼不時有男，乃祠祀於尼丘，禱焉。靈王二十有一年，魯襄公二年庚戌，十有一月庚

子，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因名丘。祖庭廣記：先聖生有異質，比四十九表，又首注面，月角，日準，河日

海山龍額，斗唇，昌頰，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駢脇，修肱，參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頰，堤肩，地足

谷窠，雷聲，澤腹，修上趨下，未僂後耳，面如蒙，俱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十二彩，日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

樽，手握天文，足履廣宗，望之如伏，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胸有文，口制作定世符，長九尺六寸，腰大

十圍，然出緯書形爾。豈能得聖人之真哉？三歲，父鄉大夫卒。子為兒時嬉戲，常陳俎豆習禮。

容。景王八年，魯昭公五年甲子，孔子年十五，志學，有覺乎德。

行。聞叔孫昭子之殺豎牛也，喟然嘆曰：叔孫之不勞，不可能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時即以好禮聞。

景王十二年，魯昭公九年戊辰，孔子年十九，娶宋開官氏，暮而

生伯魚。伯魚生，適君賜鯉，榮君賜名鯉。子時仕魯，為委吏，料量平為乘田，畜蕃息。景王十七

年，魯昭公四年癸酉，年二十有四歲，有母顏夫人之器。夫子少孤

父殯於五父之衢，人皆以為為葬也，其實也。殯也。景王二

至是問鄰曼父之母，乃知之，奉以合葬於防。景王二

十年，魯昭公十七年丙子，孔子年二十有七，博學無方。郊子來朝，孔子

見而問官，退而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從師，襄子學琴，十日而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子曰：丘

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問之，曰：丘得其數矣，未得其志也。有間，又問之，曰：丘習其志矣，未得其人也。有間，孔子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其為人

也，黯然而黑，頽然而長，眼如望羊，奄有四方，將具文王乎？師襄子避席而拜，曰：師。景王二十三年，魯昭公二十年蓋云：文王操也，蓋其精如此。

已卯。孔子年三十。觀周道於周。初昭公如楚，鄭伯勞于

楚不能答郊勞，歸病之，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

何以立。吾聞孔丘，聖人之後也。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

宋而授厲公，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其鼎銘曰：一命而

復，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壇而走，亦莫予敢侮。饕於是

將於是以餽，余曰：其共也如是。滅孫紇，有言，聖人有明

德者，若不當世，後必有達人。其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

屬說與何忌於孔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

宮敬叔帥事仲尼，及是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

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欲觀周道，乃往觀於京師。南宮敬

叔言於君而從，君資之車一乘，馬二疋。既至周，問禮于

老聃，訪樂于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位，察廟朝之

度，得周禮學焉。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

以王也。於是乎夢寐周公，萇弘謂劉文公曰：仲尼有聖

人之表，洽聞強記，博物不窮，而躬履謙讓，其

聖人之興者乎？蓋自周及魯而弟子益進。

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有五。昭公孫于齊。魯

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有五。昭公孫于齊。魯

子適齊。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至

於此也。於虞帝樂而化，夫景公欲封以尼谿之

田，待之以季孟之間。晏子學墨，以為周衰，禮樂缺，有闕

今孔子盛脩之，當年不能殫其學，累世不能窮其禮，殆

難為用哉。於是景公意沮，曰：吾老

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敬王五年。魯昭二

子之羸博之間。延陵季子者，吳賢人也，聘于晉而子虎

子，吳之習於禮者也。蓋往觀焉，既而曰：於禮也，合夫蓋

孔子每自言好學，言好古，敏求，而是時列國君大夫有

疑事奇物，每咨以其

敬王十年。魯昭公

十有二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明王道為教。弟子自遠

方至，受業者益衆。

時昭公卒于乾侯，季孫意如廢太子，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

其為為政，是時魯無正，陪臣陽虎，因桓子執國政，欲見

孔子年五十欲往公山弗狃召不果。公山弗狃以費叛欲張公室以為名

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温温無所試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用我吾其為東周乎然卒不行敬王十九年定公庚子孔

子年五十一為中都宰。子宰中都一於禮申養生喪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行之

三月男女別於途路無拾遺器不離偽行之一年四方則焉定公口舉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也公以為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宜為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敬王二十年定公

年辛丑孔子年五十二相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鄆

謹龜陰田。夾谷之會孔子相請於公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

疆必具兵以從請具左右司馬果已齊難語具魯志中於是齊侯歸大悔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敬王二十有二年魯定公

於是歸所侵魯之田以謝過

年二癸卯孔子年五十有四為魯司寇魯墮邱墮費圍成

不克。為司寇有父子訟者同懲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子舍之季孫聞之不悅曰是老也欺予語予曰

為國家必以孝令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嘆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始

為司寇國人謗之曰麇裘之鞞投之無戾鞞之麇裘投之無尤既而政化盛行魯有敗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

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瀆氏侈踰瀆及是沈猶氏朝不歡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瀆氏越境而徙國人誦之曰衮衣章甫寔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時

三家四分公室公無民而家臣內叛侯犯以邱叛公山不狃以費叛季孫叔孫內患之於是孔子言於公謂過

制之繇使仲由為季氏案墮三都欲以張公室叔孫氏墮邱弗狃畔襲魯伐之北敬王二十三年魯定公甲辰

遂墮費圍成欲墮之不克

孔子年五十有五以大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歸女樂季

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適衛時魯國益大治齊人聞而懼以為魯必霸

齊且為之并也選國中女子美者八十人衣文衣而舞康樂并馬三十驷遺魯欲問之季桓子不悟受之與

君往觀游怠於政三日不朝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子曰魯今且郊吾職相禮焉已桓子卒受女樂郊又不致

膳俎于大夫乃遂行適衛主顏濁鄒家敬王二十有四

年魯定公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有六自衛適陳畏於匡反

衛衛夫人南子使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辱與寡君為

而見之入門比面稽首夫人自帷中答再拜環佩玉聲

瑒然子曰吾向為弗見也見之禮答焉然夫人有淫行

子路以為辱不說而靈公問陳去適陳絕糧過匡顏刻

為僕魯陽虎嘗暴於匡孔子貌狀類陽虎又刻僕匡人

已甲者知其非虎也圍解去過蒲月餘反衛敬王二十

有三年魯定公十五年丙午孔子年五十七去衛過曹魯定公

薨孔子適宋及鄭至陳主司城貞子為陳侯臣去曹適

子習禮於大樹下宋司馬桓魋大惡欲殺之伐其樹孔

子行門人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

何去適鄭弟子後獨立於鄭郭東門外子貢至鄭人謂

之曰東門有人其頽似堯其項類臯陶其肩似子產然

自要而不及禹三寸纍纍然若喪家之狗子貢以敬

告孔子曰形狀末也似喪家之狗然哉遂至陳敬

王二十有七年魯哀公二年戊申孔子年五十有九去陳如衛

去之晉至河而反去陳過蒲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

吾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矣夫吾寧闕而

死也闕甚力蒲人懼要孔子曰必無適衛而出之子出

竟適衛子貢曰如盟何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

孔子來喜而郊迎無何卒衛亂西適晉至河聞趙盾子

殺竇鳴犢舜華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仁

此命也乎子貢趨進曰何謂也子曰吾聞之剗節殺三

鳳凰不翔何則諱傷其類也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

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求之以道，雖疏食飲水，夫子豈少之哉？子必召之，必毋以小人間之，則可矣。會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適康子以幣逆孔子，孔子乃自衛反魯。蓋孔子去魯，至是十有五年矣。魯哀公問政，告之以九經。季康子問政，告以舉錯，退而作丘陵之歌，流涕焉。是時夫子尊重於魯，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夫子自賓階升。命以席，問政。子對曰：政莫大乎使民富，且壽。公曰：爲之柰何？對曰：省力役，薄賦歛，則民富；崇禮教，遠罪戾，則民壽。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然吾國貧不能及也。對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是時公問儒服，對以儒行。公將昏，問大禮，對以親迎。公疑已重，告以愛敬及四海。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復求仕。序書斷自唐虞，本精一之統，欽明之德，以爲世儀極。下述殷周之盛，帝王統紀，燦然可施行。大正經曲之禮，而申重於周宮，詔太師摯，以樂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蓋晚而好易，作彖象傳，繫辭上下傳，說卦文言，爲十翼。弟子自遠至者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自餘如顏濁鄒之倫，敬王三十有九年，魯哀公十四年，庚申，孔子頗從問業者甚衆。

年七十有一西狩獲麟 孔子作春秋

叔孫氏之車子，商獲獸焉，麕而角。

以爲不祥，賜虞人。仲尼視之，曰：麟也。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乃因魯史作春秋，起隱迄哀，舉十二公。當世之故，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法。筆則筆削則削，雖游夏之徒，以文學名者，不能贊一辭。而天下之亂臣賊子，懼焉。弟子從受春秋，喟然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歲齊陳恒弑君，子請討魯三家。不敬王四十有一年，魯哀公十壬戌，夏四月己丑，子卒。可。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而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驚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曾君大夫舉國莫不哀。弟子相與葬孔子於魯城北泗上，心卷三年，卷畢，相向哭，乃去。子貢獨廬塚上六

年乃後去。弟子往從塚上而家者百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其家。諸儒生時時講習儀曲禮其家。迄漢世不衰。蓋夫子生鯉曰伯魚。伯魚生伋曰子思。子思

者。夫子嫡長孫也。伯魚蚤死。子思幼。夫子擇弟子道通者。使子思受學焉。屬魯參參授以誠明之奧。襄之以弘

毅。行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於書。取虞夏數篇以爲

極道。以時行。堯舜周公易時則皆然。胡可不學哉。朔曰

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乃故作難知之辭。不

亦費乎。子思曰。書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之所以

爲典也。昔魯委巷人。有如君之言者。假謂之曰。道爲知

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然非道之病也。子思嘗問於

樂朔。朔不悅。退具徒園。子思宋君救之。乃解。子曰。繇乎心。

夫子曰。物有形顯。事有真僞。必審之。何繇。子曰。繇乎心。

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

諸方其爲臣。衛有齊寇。終守死。不去。曰。如伋去。君誰與

守。至爲師於魯。穆公亟問。亟餽。以友士。則不說。君無人

乎其側。不能安也。宛尼父仕止。久速法矣。語具。孟子書

子思居貧。有饋之粟者。而受。獻尊酒。弗受也。或曰。辭少

而受多。於義無名。於介不全。子思曰。受粟爲周乏也。酒

脯爲宴飲也。方困於乏。而宴於飲。非義也。伋非爲介者

也。去之衛。益貧。緼袍而無裘。田子方遺之狐白之裘。曰。吾假人也。遂忘之。與人也。如棄之。子思曰。伋聞之。妄取

之謂盜。妄與之謂棄。誠棄之。不如遺諸溝中。伋雖貧。不

貴人衆不與焉。其唯志乎。成其志者唯無欲乎。知足則不欲。不欲則不累志矣。嘗言曰。吾富貴甚易。而人莫繇。不取於人之謂富。不欲於人之謂貴。胡毋豹曰。子之道大。世莫能容。盍隨時求容乎。子思曰。所爲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何爲乎。道不見容。命也。毀道求容。惑也。吾弗能改矣。蓋其毅也。子思言苟變於衛侯。以爲材。可將五百乘也。公曰。吾誠知其可將。然變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桐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不棄也。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瓜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矣。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兇和非而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說人讚已。闔孰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孰甚焉。君闇臣諂。以居民上。民不與也。乃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子思曰。有繇然也。君出言自以爲是。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贊矣。而羣下同聲贊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

予聖誰知鳥之雄雌抑亦似君之君臣乎。已道既尊。又
 聖人之後。益尊重於魯。繆公欲大用子思。老萊子曰。子
 事君死君乎。子思曰。君子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
 道不行。言不聽。則不能事君。無死亡也。老萊子曰。齒剛
 易敝。舌柔常存。子思曰。吾不能為舌。自曾子以弘毅自
 力。直躬以為行。晉楚之富。蘧如也。傳子思孟軻世守焉。
 以能自立於戰國。子思既卒。不用。乃述父師以來道學
 相傳之統。作中庸。發天人誠明之奧。繇下學以上達天
 德。學聖者得有宗焉。子思生白。曰。子上。子上生求。求生
 箕。箕生穿。字子高。當子高時。趙人公孫龍之屬。善小辯。
 為堅白異同之辯。與子高論臧三耳。辯甚晰。子高弗應。
 平原君問之。子高曰。幾能令臧三耳矣。然謂三耳。甚難
 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從其易而是
 者乎。亦從其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孔
 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
 必誑。子高生斌。曰。子順。魏王聞子順賢。聘為相。子順謂
 使者曰。王信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也。雖蔬食飲水。吾
 猶願之。若徒欲制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奚
 少於一夫。使者固請。乃之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
 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器職秩者。咸不悅。陳大計。又不

用遂謝病。人曰：行乎？子順曰：行將安之？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喟然歎曰：死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爲秦乎？秦伐趙，魏王問於諸大夫，皆曰：秦不勝，可乘敝而擊之。勝則服焉。國未有損也。子順曰：不然。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則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堂，子母相哺，响响然樂自以爲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不悟，趙破而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子順生鮒，爲陳王涉博士，死陳難，無子。以弟子騰爲嗣。騰字子襄，值秦難，藏其家書于屋壁中。

北漢世裔孫臧，事武帝爲太常安國，霸爲博士，霸授太子經。元帝立，封褒成侯。子光爲丞相，封博山侯。終東漢，仍平帝時封。世褒成侯。唐宗封褒聖侯。玄宗封孔子文宣王。因世襲文宣公。宋初因焉。已封衍聖公。至國朝世嗣衍聖公。公舉其族賢者，世爲曲阜令。於戲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皆當時而榮，沒則已焉。孔子以布衣歷千百世，學者宗之。自王侯中國四夷，言道術者取衷於夫子，乃施及苗裔，絲絲有爵也。謂之曰：自生民未有諒矣。

論曰：昔孔門高第弟子推夫子於日月，於天不可階而

賢於堯舜。可謂曰知也。至矣。而尼父莫我知歎焉。知德者鮮。又歎焉。無亦以不怨尤而下學以上達也。庸言庸行。不敢盡。不敢不勉。以慥慥也。自十五志於學。憤發忘食。樂忘憂。不知老將至。以學也。閤閤勿勿。非人所及。知及信耶。而求之已高。今表其年考觀其行事。歷歷可表見者如此。亦足以明聖人之行於人乎。同倫矣。乃顏子淵喟然之歎。彌高彌堅。在前在後。欲從而末由。曾子稱江漢秋陽。以濯以暴。直信其皜皜。子思子贊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於川流敦化之德。同其淵浩也。斯學之以上達也哉。故曰仲尼不爲口甚。又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噫。可以志於學矣。

孔門弟子述

昔太史公作史記。於孔門弟子列傳。畧節論語中所載。荅問數言而止。何闕也。豈非尊信聖賢。自附於闕疑之義。加重慎歟。然它諸採摭古今人言行。多旁引泛述。又何詳也。堯禹雖神。得九官岳牧而道行。夫子至聖。待四科七十子而道尊。郊禋之禮。泰昭坎壇。王宮幽宗。諸無文咸秩。則何可簡也。故叙次孔門諸弟子言行。見他書有益。敦學者于篇。爲務學者著前路焉。

○顏子淵。魯人。名回。顏路無繇之子也。路少孔子六歲。

孔子始教。首受學焉。已遣回事夫子。回質美明睿。而將之以深潛。孔子告之克已復禮。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而回以速化。所謂明得盡。查滓便渾化者也。其與言終日。默成而信。如愚若虛。淵乎其受道焉。其自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又竭才不惰如此。故喟然之歎。於道爲獨親。其問爲邦也。夫子語以四代禮樂。著春秋之用焉。淵家貧屢空。然所自得者。無不足而樂也。夫子歎之曰。美哉回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又亟稱其賢。又稱其庶乎。言在道也。其沒也。哭之慟。至以爲天。哭予焉。亡矣。猶薦其好學於君大夫。曰。不遷怒。不貳過。今也則亡。贊易。於復繫之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它書所記曰。自吾得回而門人益親。蓋信許如此。當其時。高第弟子如子貢。子路之倫。至才辨。語及淵。嗾嗾讓。自以爲不如也。戰國蒙莊之徒。於孔子猶時肆靳侮。顧獨推重淵。稱其心齋。象其坐忘。蓋夫子之教首德行。而淵及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之倫。咸以德行稱。

○閔損字子騫。魯人。幼喪母。爲後母所苦。冬衣之以蘆絮。父知之。欲出母。母時生三子甚少。損跪請曰。母在一

子寒。母去。三子單父。惻然而止。故損以孝。稱於外。內無間言。閔子始見夫子。有菜色。夫子切磋之。以至道。而襄之於孝德。芻豢之色。益如也。得深已。唯是不仕。欲隱約以明道。季氏召爲費宰。弗往。故不言而存。言而時中焉。

○冉伯牛。名耕。仲弓。名雍。蓋同族。魯人也。伯牛靖無欲。孔子節小物。必以伯牛侍。曰。吾以自厲也。雍重厚簡默。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其問仁。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其自言曰。居敬行簡。凝於德矣。故孔子許其可南面。南面者。官人使人者也。非官於人使於人者也。然

孔子在當時。於門人最屬意。子羔子賤。南宮敬叔之贊。○子羔。姓高氏。名柴。齊人也。高敬仲。僖之後。長不盈五尺。自見孔子。日嚴。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器。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蓋愿而近仁。孔子欲進之大道。砭之曰。愚懼其仁而不好學也。子路使之仕。孔子恨其未學。以爲賊人之子。重學也。如是。後爲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將至。遂爲衰。其感者素也。成人爲之語曰。蠶則績而蟹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羔爲之衰。子羔之妻葬。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

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吾聞之。爲政者，罔遠道以干百姓之譽，進於達節矣。之衛爲士師，刑人之足，俄而衛有亂。子羔違之，至郭門，刑者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焉，乃入門，啟而出。子羔將去，謂刑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刑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也？門者曰：斷足，吾罪也。昔君之治臣也，以法。臨當論，爲臣惻然，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所以悅君也。子羔出，遇子路，曰：盍行乎？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不可食焉，不避其難。子羔出，子路入而死。孔子聞衛亂，謂人曰：柴其來乎？由也死矣。及聞門者之言，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

○定子賤字不齊，魯人。爲單父宰，問政。孔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迎而距則自閉，望而許則失守。譬則高山深淵，然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是爲政之道也。瀕行過陽，晝曰：子有以送我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知釣道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柰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也，味薄而不美。有若來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

而厚味。子賤曰：善行未至，單父冠蓋而迎者，接於路。子賤曰：是所謂陽橋者也。既至，請其耆老，賢者與其治焉。而單父大治。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小民附矣。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矣。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不齊父事之三人，兄事之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其一人師之，而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百福之宗，神明之主也。下賢優於天下，惜不齊之所治者，邑也。子賤在單父，不下堂，鳴琴而治。巫馬期繼之以星出，以星入，親政而後治。問子賤曰：子何道而逸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逸，任力者勞。孔子謂子賤：君子矣。巫馬期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子賤所著，宓子十六篇。

○南宮敬叔者，名縉，又名括，孟僖子子也。居南宮，稱焉。敬叔既以父命事仲尼，日三復白圭。孔子曰：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魯繆公之世，幸寬見於公，曰：昔大公望封於營丘，阻山海之固，齊日廣而隆，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其地四達，魯日削而替，意者先君周公仁矣，未若太公望之智也。辛

寬出敬叔入。公以辛寬之語告敬叔曰。君未聞成王定成周之說乎。曰。惟予一人營居于成周。後有德者易興。無德者易崩。天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阻山林之險。以長無道哉。小人哉。寬也。其入見夫子。薄拜鼻而尚禹稷。孔子歎之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故孔門薦子賤。南宮括爲君子。其所尚者德也。

蓋昔者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曰。必也狂狷乎。狂者進趣。狷者有所不爲也。而曾點與琴張。牧皮之倫。並稱狂士焉。

○曾點。名皙。魯南武城人。蓋與漆雕開子若。俱渙然於性之體。而通於大道。子若性純質。近中行。故益求自信。自信者。明無疑之盡也。皙高明。能不疑所行。洞然於素位。無不足之理。故言志不願外。而聖人喟然與之而行。有不掩。不掩者。志嚶嚶。古人而行。不盡逮焉者也。琴張。字子張。一字子開。或曰。卽琴牢也。與子桑戶。孟之反。三人相謂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子桑死。琴張孟之反。編曲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曾皙亦曠然於晝夜死生之一致。故季武子死。大夫弔。皙亦倚其

門而歌。夫子思狂。思之者。思裁之也。見大心泰矣。懼失則蕩。裁之。使之志於學也。哲言志化而知裁矣。齊豹薦宗魯於公孟。爲驂乘。及齊豹作亂。欲殺公孟。謂宗魯。宗魯曰。子行子之事。我必死之。亂作。宗魯死。琴張往弔。蓋其度也。齊是非也。孔子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非義。不犯非禮。牧皮力牧之後。與張及曾皙爲友。孔子之所謂狂也。而原憲子思者。宋人。或曰。魯人。於省克至嚴。節狷者也。不屑不潔。能有所不爲。故問耻。問克。伐怨欲不行。而孔子歎其難。進之於仁。原憲居魯。處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糞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孔子以爲宰。與之粟九百。猶介然而辭。其狷如此。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藜杖。而應客。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有慚色而去。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性警悟。善說辭。能方人。孔門自

顏子而下。敏達莫及焉。故孔子罷其材。曰瑚璉。而每黜其辯。數進之以顏子。蓋欲其默識也。其於道也達。見禮知政。聞樂知德。其信仲尼至深。孔子曰。自吾得賜。而遠方之士日至。然獨推之神化。信其立立道行。綏來動和。不可階而升。乃下學上達。一以貫之之實未喻也。故歎欲無言。歎莫我知。發焉。末年幾矣。故聞性與天道。比夫子沒。築場者六年。然後歸。於繹思深矣。定公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誦仰。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已。邾子及於難。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乃史載其亂。齊存魯。強晉敝吳。使吳亡而越霸。則儀秦流矣。記之者過也。孔子曰。美言傷信。慎言哉。齊景公嘗問於子貢曰。子何師。對曰。師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景公曰。其聖何如。對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履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事仲尼。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子得無已譽耶。子

貢曰。賜何敢譽。適不及耳。賜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
附泰山。其亦奚益。景公曰。善哉。豈其然乎。子貢嘗倦於
學。願息於事君。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
難也。焉可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事親。子曰。詩云。孝子
不匱。永錫爾類。事親之難也。焉可息哉。曰。然則賜願息
於妻子。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刑
妻子之難也。焉可息哉。曰。然則願息於朋友。子曰。詩云。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之難也。焉可息哉。然則賜願
息於耕。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
播百穀。耕之難也。焉可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乎。子
曰。有焉。望其壙。睨如也。視其封。填如也。察其從。隤如也。
所以息也。明學之不可息也。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
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
賜也悅與不若已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
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
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之俱化矣。與
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
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慎其所與處
者。明學之不可滿也。子貢後相魯衛。卒於齊。是時宰我
以言語與子貢並稱。信孔子以爲賢於堯舜。而夫子嘗

告之以鬼神之情狀。亦通明之才。然晝寢而怠。故行不力。而見責。史稱其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孔子耻之。然呂覽則言陳恒攻宰予於庭。卽簡公於廟。則予非助亂者也。死於亂者也。或曰闕止。字子我。與恒爭寵。爲恒所殺。誤以爲宰予。益以知君子立身。必慎於豫也。禮家記其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又嘗自言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警焉。

○冉求。字子有。仲弓族人。學文博藝。省物而勤已。然聞大道而畏。不敢當。故孔子每強其志。而責其退。其行恭老。慈幼。溫然退讓焉。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卽攝

束帛乘馬而將之。蓋其周哉。孔子聞之曰。異哉。徒使我
不誠於伯高。後爲季氏宰。齊伐魯。及清。冉有謂季孫曰。
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康子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
間。二子不可。曰。不可。則君無出帥師背城而戰。有不屬
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一車。優
矣。二子之不欲戰也。以政在季氏也。當子之身。齊人伐
我。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
朝。孟懿子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強。
問之。對曰。吾儕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動者也。懿子曰。
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及齊師戰于郊。齊師宵

遁。是役也。冉子用矛於齊師。入其軍。於是季孫益倚信。冉有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以資鄰國。難以言智。季康子乃言於公。迎孔子歸魯。而孔子請老。君大夫時訪諮焉。今記孔子與哀公康子問答及旅泰山伐顓臾。蓋其時事也。季孫嘗欲以田賦訪諸仲尼。三發而不對。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蔽而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雖以田賦將能足乎。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苟而行。又何訪焉。已求顓臾。為季氏使。而賦粟倍他日。孔子至。鳴鼓攻焉。故斥以具臣具臣者。不以道事其君者也。

○子路魯卞人。仲由也。性伉直。有勇力。不為不義屈。初見孔子。冠雄雞冠。佩玃豚。杖釵而舞之。曰。君子亦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以忠化之。有侵暴。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默然。良久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因門人委質為弟子。孔子誨以學。子路曰。學奚益哉。孔子曰。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胡可無學也。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

厲之。其入不亦深乎。問勇。夫子誨以義。於是勇於義。有聞未之行。唯恐有聞。以敏於行。故其自言志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而孔子亦許以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蓋行顧言也。故群賢畏焉。然強弗友。終行行難變。嘗侍鼓瑟。孔子曰。由之瑟。乃於丘之門。何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在察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不感於心。暴戾不動於體。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充厲微末。象殺伐之氣。是衰亂之風也。昔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故興也勃焉。紂爲北鄙之音。故亡也忽然。今由也匹夫也。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軀哉。子路懼而自悔。至於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進矣。子路居於魯。而忠信直義聞於鄰國。小邾射以勾繹奔魯。曰。使季路嬰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城下可也。彼叛其君。而以地來。是不臣也。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魯有溺者。子路從拯之。勞以牛。辭。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

生物爲心。豈圖報哉。孔子曰。善爲蒲大夫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何也。孔子曰。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閑暇。羣下用命。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是三善也已。孔子去魯。子路從。困於陳蔡之間。有愠色。孔子絃歌不輟。曰。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懼也。子路悅。援戚而舞之。三終乃出。明日免於厄。已困於匡。子路欲鬪。孔子止之。曰。德義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修古學而爲咎。非丘之罪也。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辭而退。孔子行游天下。子路執轡問津於所如。畢從故。乘桴浮海之歎。獨許之。又直諒不媿阿。於見南子。則不說。佛偕召。欲往。則不說。於衛。欲正名。則質以爲迂。及死。衛輒之難。且死。曰。君子死而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甚痛惜之。罍之。若喪子而無服。曰。吾無從聞過也矣。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篤雅有節。優於禮樂之事。孔子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其於

赤也夫。

○言偃字子游。吳人。慕聖人之道。自吳如魯。受學於孔子。學禮達其原。通於體。又明於變與情。每侍。輒以禮爲問。襲裘而弔。曾子屈焉。故偃爲習於禮也。然譏子夏之門人末而無本。其論禮也。曰。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蓋得禮樂之精。其治武城也。武邑之人皆絃歌。蓋其化也。子游旣深通於禮樂之意。又甚嫻於文。故夫子與於蜡。畢。游於兩觀之上。喟然上世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言偃侍問焉。孔子爲備言大同大祥大順。而極於大成。官天地。仁鬼神。明天治人之道。大備。偃退而記之。今禮運篇是已。與卜子夏以文學並稱。

○子夏。衛溫人也。名商。篤信謹守。始頗病狹隘。夫子漸之學而深通。嘗讀詩畢。作而曰。詩之於事也。昭乎如日月。燎乎如星辰。堯舜之道。三王之義。粲如也。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亦可以發憤而忘食矣。孔子曰。商也。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吾恐見其表。未見其裏也。蓋濬之便深也。子夏於是而深於詩。其閒居而侍也。子語之以禮樂之原。致五至而行三無。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

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敢問三無。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蓋精言微言。子夏知不可以言求也。問何詩爲近。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罍也。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罍。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罍。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子孫。蓋欲其深而通。抑啟予之歎。問詩知禮。其會通久矣。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請曰。夫子何歎。子曰。夫自損者必或益之。自益者必或決之。吾是以歎也。子夏曰。學不可益乎。子曰。道彌益而身彌損。故虛以受人。天道成而必變。堯居天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逮下。凡持滿而能久者。未之有也。子夏曰。商請志而終身後。其自言亦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於小人。儒遠矣。故孔門自曾子而下。篤實稱子夏。而文學大著。序詩傳禮。而孔子又嘗屬其傳。坊春秋云。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之上。教授焉。西河之人。嚴事之如夫子。

魏文侯師尊之。已哭子喪明。曾子往弔之。曰。吾聞之。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爾焉得無罪。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故索居者易泰。自古患之。今日學可以不講。無爲師友者。過也。時陳人巫馬施子期者。嘗與子路薪於韞丘。陳富人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違子之所能。有

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願之乎。子期喟然曰。吾何願焉。吾聞之。夫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亦爲不知予矣。期於聖門。豈亦篤信者歟。樊須。字子遲。亦專篤而愿。故問崇德脩慝辯惑。問仁智。不達不止。問稼圃。欲以力穡爲學。皆其篤也。故孔子進以大人之事。戰稷曲也。能用命。澹臺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才薄。未之知也。而滅明脩行甚嚴。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已。孔子曰。吾以貌取人。幾失之子羽矣。孔子沒。南遊至於江。弟子從者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今吳地有澹

臺湖卒墓在豫章城東。

○司馬牛。宋桓族。桓司馬。黧弟也。事夫子。問仁。問君子。黧有寵於宋公。害於公。牛常內自憂難作。致其邑與珪。而適齊。黧自衛來奔。牛又致其邑而適吳。不說於吳。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不往。卒于齊。葬于丘輿。○顓孫師。陳人也。有容貌。寬冲博接。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敖無告。是其行也。然而未仁。晚德進。且死。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及卒。曾子有母之器。齊衰而往哭。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謂哭也。知生者弔。知死者傷。朋友之義於天倫等。豈謂弔哉。是子張之終也。

○左丘明。魯人。爲人信直而文。蓋耻尚得所者。故孔子稱之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蓋信之也。傳春秋述國史事。辭表屬辭之本。而時發經旨。語約而志博。文緩而旨遠。將令學者原始反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游自求。厭飫自趨。以爲得也。其發凡言例。皆周公之垂法。經國之常制。其時有論斷。必歸之君子。亦足徵其重慎之至矣。彼義鑿而論繁者。臆經者也。彼執史之文。謂傳豔而富。爲巧言。非孔子所謂丘明者。誣傳者也。而七十子

之徒。有公孫尼子者。史稱其撰次樂記。而劉瓛以爲戴記。緇衣篇。本其所作也。則言爛然於六藝之文。論語書。諸門人獨有子曾子。以子稱。蓋其賢也。亦顛二子。曾子所次云。

○有子。名若。性冲純。行粹。故言行似聖人。孔子沒。子游子夏子張。皆聖門高第弟子。至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其人可知矣。語爲仁本。孝弟。語禮和而節。語言行先。謹始。學皆近質。而記稱其不信。速貧。速朽之言。深於道。動子游歎焉。乃史記其不能答。月離畢不雨。及商瞿曾子之問。而避位。靳侮者之言也。

○曾子。名參。字子輿。子皙之子也。子皙性高明。旣泐然於日用。卽道之旨。爲孔子所與。然行時不掩。參最晚出。又頗魯。而循循於反躬日省。將之以弘毅。卒能唯一貫。而誠明達天德也。以爲聖學宗。故曰參也魯。竟以魯得之。蓋毅本近仁也。後夫子自衛反魯。喟然於明王之道。歎之曰。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聞也。吾主言。其幾不出而死乎。參敬以請。具告之。至語明王之至德要道。順天下約之孝。孝約之愛敬。具告以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孝。而推之孝治天下。嚴父以配天。天地爲明察焉。故仁以爲己任。而弘其後時。其欲達。呼而告之曰。參

乎吾道一以貫之。即應之曰唯。蓋敏於化也。及退。答門人之問。直指之忠恕。可謂一貫矣。伯魚先孔子二歲卒。其時孔門弟子成德著名者甚衆。然孔子獨遣彼事曾子。卒以聞道。故參之傳獨得其宗。其言曰。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旦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君子博學而約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故終身守此悒悒。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未數有成。不絕小不殄微。行自微也不微人。故終身守此勿勿。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慾思耻。忿怒思患。終身守此戰戰。禍之所繇生。自熾熾也。故君子夙絕之。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遜而不諂。寬而不縱。惠而不侈。直而不徑。可言而不可信。寧無言也。故亂言弗殖。神言弗致。言必有主。行必有法。親人必有方。人言不善而不違。近於說其言。近於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人言善而色蕙焉。近於不說其言。近於不說其言。殆於不以身近之也。殆於不以身近之。殆於不身之矣。其諄至如此。故能滿而不滿。實如虛。過之如不及。學士先生難之。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不信。其橋大人也。常以浩浩。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厚也。參也中。是四德矣。其傳大學指誠意爲

主本而約之。毋自欺。毋自欺也者。不欺其獨知。惡惡如惡惡。臭好善如好好色。必自慊之謂也。學問自脩。恂慄威儀。潤德潤身。以極於盛德。至善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舉省括於慎獨。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坊其辟也。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坊其危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絜其平于矩。懼其過而拂人之性也。故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忠信者誠也。毋自欺也。是內聖外王。一以貫之之道也。曾子少至孝而貧。能養父之志。葷芸瓜。誤傷其根。子皙怒。援杖擊之。仆有頃而蘇。蹙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瑟而歌。欲父之知其平也。孔子聞而責之。曰。昔舜事瞽瞍。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故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委身於暴怒。以陷父於不義。安得爲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夫子之不責子皙。不責之責也。曰。瞽瞍責之至也。此行不掩之一也。及父卒。事母孝。呼吸通於親。嘗出薪於野。而容至。母以手盥。辟而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盥以呼汝耳。後二親既沒。讀喪禮。必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故椎牛而祭。不如鷄豚之及親存也。初爲吏。祿不及三釜。而心樂。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親沒。仕而得重祿。北面滄泣。非爲賤也。悲不

遠親也。其言曰：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烹孰羶香，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父母旣歿，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故君子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憂其親。草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故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是一貫之道也。始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而致邑，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吾驕也。吾豈能無畏乎哉？後道旣尊，而諸侯交賓。曾子曰：仁義爲富貴，不答也。失其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高宗聖君也，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良臣也，以後妻放伯奇。吾不及高宗、吉甫，庸能免於非乎？終不娶。及寢疾，謂曾元曰：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夫華繁而實寡者，多也。言多而行

寡者人也。鷹隼以山爲卑，而檜巢其上。魚鼈龜鼉以淵爲淺，而麀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繇至哉？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旣沒，雖欲孝，誰爲孝？年旣耆艾，雖欲弟，誰爲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意而已矣。與君子遊，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亦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與君子遊，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遊，如履薄水，每履每下，幾何而不陷乎哉？吾未見好學盛而不衰者矣。吾未見好教如食疾子者矣。吾未見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吾未見孜孜而學，過而能改者矣。比其病也，謂門弟子曰：啟余足，啓余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水。今吾免乎沒之夕，樂正子春坐牀下，曾元曾西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晡，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

箕曾元曰。夫子之疾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
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
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
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曾子之徒著名者。有陽
膚子。襄沈。猶行。公明高。單居離。之倫。而樂正子。春公明
宣最深。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
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
不用。行之如繇已。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
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辯。爭辯者。亂之所繇興也。
繇已爲無咎。則寧。繇已爲賢人。則亂。父母所憂憂之。父
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
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非爲人子
之道也。問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事之。以爲已望。不
遺其言。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
養之。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
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問使弟有道乎。曾
子曰。弟之行中道。則正以使之。弟之行若不中道。則誦
事兄之道。道之若不可。然後舍之矣。蓋日切磋於倫物。
不舍也如此。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
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宣見夫子居

宮庭親在。叱叱之聲。未嘗至于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也。樂正子春事親孝。侍親疾。加一飯。親脫然愈。損一飯亦然。加一衣。親脫然愈。損一衣亦然。則心誠求之故也。及親歿。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汝之問也。善如汝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口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

○孟軻。鄒人也。受學於子思之門人。聞仲尼之道。願學焉。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如農之赴時。故道性善。稱堯舜。述誠明。皆本之曾子子思。其命氣曰浩然。曰至大至剛。則弘毅之極也。曰直養。則自反之縮也。其論性善。直指人心。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爲人所必同。而要於察識擴克。卽耳目鼻口聲色臭味之嗜好。爲人所必同。而約之於然理義。驗好惡相近於平旦之氣。驗

怵惕惻隱於赤子之入井。驗良知良能於孩提之愛敬。見良心所同而以信聖人爲必可學而至也。其言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故其學簡易直截。求之親長。求之行止疾徐。求之四端。使人自得其本心。雖其精義之盡。不外於無受爾汝之實。無穿窬之心而得之也。當是時。秦用商鞅。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用孫子。田忌之徒。天下方驚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楊朱墨翟告子許行之徒。又各本道德之意。卽所見自名學。競稱述古往。而期於反世易俗爲也。於是孟子憂之。乃述堯舜湯武行政施仁之道。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經之於井田農桑。學較禮義。辯楊子爲我。墨子兼愛。以爲生心害政。作政害事。至目之無父無君。辯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論。爲外義爲禍仁義。辯許行齊物並耕。以爲率天下而路。亂天下也。論戰勝攻取。約與國之倫。則以爲民賊。以爲服上刑。爲今之諸侯之罪人。於是議者翕翕詆訾之。自以爲好辯。而孟子斤斤侃侃。正人心。息邪說。閑先聖之道。自以承三聖。逾競以力也。已年尊德邵。從學者日益衆。行游四方。所至率數十百人。

車數十乘。與諸侯分庭抗禮。上說下教。而竟莫之能用。時魏惠王。齊宣王。各以方千里之地。卑禮厚幣。招賢者。志并兼。而齊稷下之遊士特盛。故孟子之魏。惠王問何以利國。說之以仁義。問雪耻。說之以行仁可王。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也。會惠王卒。見襄王。語不合而退。因適齊。見齊王。以爲王足用爲善也。則三見而不言事。門人問之曰。我先格其非心。非心格而王可正。正君而國可從定也。於是即王不忍。釁鐘。殺鯁之牛。太息將詡。以爲可保民而王。諸好勇好色好貨好樂之私。皆引之以與民同。是格心也。宣王初甚尊禮之。館之雪宮。就見焉。

有疾。則使人問疾。醫來後。以爲客卿。會母喪。孟子歸。魯。魯平公欲就見。不果。而孟子已卒。魯復如齊。則齊王既沮於王。驪淳于髡之倫。意稍稍息矣。孟子見於崇。不合。則欲去。會齊人伐燕。復爲卿。不受祿。居久之。度王終不能用也。乃致爲臣而歸。孟子嘗之薛之宋。於宋見滕世子。語以性善堯舜。世子大說之。既得國。而孟子之滕。勸之行經界井田之事。而國弱小。介於齊楚之間。齊楚惡而交伐之。卒莫能有施用也。於是孟子喟然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夫乃退與其徒。本仁義。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既沒。而其言大行。然其學卒莫能

有傳也。其徒樂正子克。深粹爲最賢。充虞陳臻。屋廬子。知學近質矣。餘萬章公孫丑之徒。特聞見莫之能自反也。蓋孔子之道。傳五世而漸以微。豈非天哉。孟子後有趙人荀卿。明於禮樂之事。論曰。自虞廷都俞交贊。下逮於孔門。蓋宇宙僅再見也。性命道德之懿。庸庸翼翼。雍雍咸在其君臣師友間。何其盛也。蓋三數傳。而孟軻氏擇精言詳。得其宗。夫洙泗從受學者三千。而七十子最賢。亦眇矣。至於今爲烈。豈非難哉。微至聖孰能鼓陶甄育之至是乎。

函史上編卷之七終

函史上編卷之八

明旰昃。鄧元錫纂

周列傳

大臣

良臣

爭臣

王季子定王之母弟也。曰劉康公。定王八年聘於魯。發

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

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曾乎。叔孫東

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

爲君必君。爲臣必臣。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

以保本。肅以濟時。宣以教施。惠以和民。故本固而功成。

施。徧而民阜。可以長保民矣。敬以承命。恪以守業。恭以

給事儉以足用承命而不違守業而不懈以能寬於死而遠於憂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庇二子者侈侈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侈泰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侈泰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則必亡已而子家宜伯皆出奔簡八年及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旤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禮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賑神之大事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秋成肅公卒于瑕

○單襄公朝其先食采單善以爲氏定八年聘于宋假

道于陳以聘楚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

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天根亢本氏之間

見而草木節解本氏也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霜故

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

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

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倣曰收而場功倣而畚楬營室

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賂。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邦。野無奧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秩官有之曰。敬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

侯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執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餐。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官以物至。賓入如歸。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于王使。則皆官正蒞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朝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爲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

王之教。茂帥其德。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
官。而犯其令。國何以守。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
久乎。八年。陳侯弑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十年。晉侯使
卻至來告捷。語驟稱其伐。襄公曰。君子不自稱非以讓
也。惡蓋人也。人性陵上。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
故聖人貴讓禮。在敵三讓。故獸惡網羅。民惡其上。今卻
至。位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
怨在小醜。猶不可堪。况侈卿乎。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
而至佻天之功。以爲己力。不亦難乎。佻夭不祥。乘人不
義。天棄人叛。其何以久。明年。會諸侯柯陵。語魯成公。
君與三卻。當必旤。其疾也。命子頃。公告之善。晉周語。且
晉志中。

○司空季子。晉大夫胥臣也。邕于白。曰。白季始從文公
於外。有功。城濮之戰。以下軍佐從楚。楚潰。嘗使過冀。見
卻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於文公。曰。敬
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
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
舜之臯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
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詩曰。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

夫箕之蒐成子爲卿以再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
缺子之功也公將使陽處父傳太子問於季子曰處父
其能教誨驩也使之善乎對曰是在驩也蘧蔭不可使
俯戚施不可使仰僬僂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
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童昏不可使
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矣若其質有遠教將不
入其何善之爲臣聞昔者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
師弗煩事王不怒孝友二號而慈惠二蔡刑于太姒比
於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
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詢于八虞而咨於二虢度於
閔天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厚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
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云惠于宗公神罔時怨
神罔時恫若時則文王非專教訓之力也公曰然則教
無益乎對曰教爲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益公
曰柰夫八疾何對曰官司之所材也戚施直鑄蘧蔭蒙
矇侏儒扶盧矇瞍脩聲聾聵司火童昏嚚瘖僬僂官司
之所不材也以實喬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
若川然有原叩浦而後大

○司城子罕宋大夫樂喜也出戴公平公時爲司城樂
轡與革羽少相狎長相優已相怨也以弓楛革羽於朝

公逐華羽。子罕請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大臯也。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而後行。子罕善之如初。已爲政寬而有制，仁而不殘，國以大和。鄭賂宋，求尉氏。司氏之盜，以馬四十乘，以師茂師慧。師慧過宋朝，溺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其有人，豈以千乘之相而易淫樂之矇？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與我皆褻寶也。不若人有其寶。君子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其取彌精，彌揔其取。彌精，子罕之所寶者精矣。皇國父爲太宰，爲公築臺，妨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尉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溼燥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向戌合諸侯，弭兵以爲名。旣事而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于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所以晉楚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示也。天生五材，

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繇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鳳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何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叔之。向叔之謂乎。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實覘國。子罕觴之。南家之墻擁於前而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之。子罕曰。南家輓工也。徙之曰。吾恃輓而食三世矣。今徙。邦之求輓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是故不徙。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吾宮也。利故不禁也。士尹池歸曰。宋不可攻也。其君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天下其孰能攻之。楚釋宋而攻鄭。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歸以告曰。宋不可伐也。仲尼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曰。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晏平仲嬰。夷維人。晏桓子弱之子也。以節儉力行。重於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至爲相。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順命。國無道。衡命。以此顯名於諸侯。崔杼弑莊公。晏子

立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處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已。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于太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歎。慶氏之宮也。景公與晏子掘

殿，鄙六十，弗受。或曰：富人之所欲，何弗受也？晏子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邾殿乃足。欲足，亡無日矣。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過則為敗，吾不敢貪，所謂幅也。晏子宅近市而湫隘，景公命更之。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時刑繁，有鬻踊者。因對曰：踊貴履賤。景公於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

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毀之。謂其里人曰。諺有之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卒復其舊。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齊有欒高。陳鮑之亂。欒高氏伐虎門。平仲端委而立於虎門之外。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欒高乎。曰。何愈焉。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四族召之。無所往。公召之。而後入。及陳鮑敗。欒高而分其室。晏子謂陳桓子曰。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能讓謂之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乃致諸公。而老焉。景公疥。遂疝。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欵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欵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有德之

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若適遇於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無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悅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甌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慮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廛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彊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宮室不更。淫樂不遠。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景公田於沛。還坐於造臺。晏子侍。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

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燔音之以薪。宰夫和之。齊

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

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

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乖。民

無爭心。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醴餗無言。時靡有爭。

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

一氣二體。杜註。舞有文武三類。頌。風雅。四物。東竹。東南木。南絲。西

石。東北匏。四方之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

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

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

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

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

如是。侍宴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樂當何如。晏子曰。古

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

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又因之。而後太公有焉。古

而無死。則爽鳩之樂也。非君之願也。三十有二年。彗星

見齊分。公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

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若德無穢。

無事於禳。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公與晏子坐于路寢。公

嘆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

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順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始順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禮之上也。對曰：禮，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晏子聘於魯，堂上則趨，授玉則跪。子貢異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孔子曰：其有方也。我將問焉。晏子至，問之。晏子曰：堂上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敢不趨乎？君之授幣也，卑敢不跪乎？孔子曰：善乎！禮中又有禮焉。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二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耻盈禮焉。國奢則示

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蓋晏子儉不盈禮而母之族。衣食靡不給。妻之族無凍餒。齊國之士待之舉火者。三百有餘家。太史公歎以爲令晏子而在。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蘧伯玉名瑗。衛大夫。衛獻虐。孫林父謀出君。私焉。伯玉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從近關出。獻公自齊告甯喜。許之賂。甯喜欲納之。告伯玉。伯玉曰。瑗也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又從近關出。靈公立。乃反。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麟麟。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

志臣與孝子。不爲昭昭申節。不爲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以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蓋是時伯玉之賢行孚於國。公亦知之。以嬖於彌子瑕。不能用也。史鮪亟言於公。公不聽。鮪且死。謂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生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豈以死而可成禮乎哉。我死。必置尸牖下。無殯矣。公往弔。怪之。問焉。其子以父且死之言告。公戚然改容曰。是寡人之過也。命殯之。客位。乃退彌子。而使伯玉爲政。晉聞之。寢

兵焉。伯玉篤行慎德。老而不倦。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年六十。而六十化。孔子嘗主焉。嘆其君子。

○北宮文子佗。公族北宮懿子孫也。相衛侯如楚。見令尹圉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是故。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鄭子產。國僑。穆公孫。鄭大夫子國子也。簡公初。鄭侵蔡。獲蔡司馬。鄭人皆喜。子產尚少。憂之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也。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繼自今。鄭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叱之曰。爾何知。國

有大命。有正卿。童子言之。將爲戮矣。而晉楚果爭鄭。已子駟當國。惡尉止。黜其車。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以作亂。攻執政于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如北宮。子西子駟聞盜。不傲而出。入臨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則臣妾器用多罌矣。子產聞盜。置門者。庀群司。閉府庫。慎守藏。成列而後出。以兵車十七乘。攻盜于北宮。國人助之。盜乃盡死。已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諸大夫。門子弗順。子產請焚書。子孔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

一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乃焚書。衆而後定。久之。子展子西因國人之怨。殺子孔而當國。立子產爲卿。晉楚欲彌兵以爲成。楚伐鄭。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是以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彙於勇。嗇於禍。以快欲而求名。非國家之利也。若之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子展卒。子皮當國。罕鄭饑。而未及麥。民病甚。子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如晉葬平公。以幣行。子產曰。罌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至而不行。必盡用之。用千人而國不亡。幾矣。不聽。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

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祭禮未畢。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而歸。謂子羽曰。非知之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公孫黑與良霄相攻。人謂子產盍就直助彊。子產曰。孰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姑成吾所而已。歛良霄人之死者而殯之。而遂行。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况生者乎。自止之。子產入。已而良霄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自墓門之瀆入。伐薳北門。駟帶帥國人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誰與歸。從天所與而已。伯有死於羊肆。子產禴枕之股而哭。歛而殯諸市側。葬諸斗城。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已而子皮授子產政。子產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虜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豐卷怒。退而徵役。子皮逐豐卷。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人得其欲。以從其事。而我

要其成。成將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公孫黑與公孫楚爭室。橐甲以見。欲殺而取其室。楚執戈而逐之。傷子產曰。直鈞然。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忍女殺。宥女以遠。必速行。放游楚於吳。已而黑復作亂。傷疾作不果。鬬氏與諸大夫謀弑心焉。子產聞之。亟使人數之曰。伯有之事。以大國之事。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汝堪。專伐伯有。爾罪一也。昆季爭室。爾罪二也。薰隧之盟。汝矯君位。爾罪三也。爾有死罪二。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產曰。印也。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汝。汝罪之不恤。又何請焉。乃縊于周氏之衢。加木焉。蓋因衆如此。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乃爲蠶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民不可逞。

度不可改。吾不遷矣。蓋信於義如此。是時鄭人游於鄉較。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較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思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猶防川然。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日。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若果行此。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既而子皮使尹何爲其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巳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譬如田獵。射御貫。則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覆餗。是懼。何暇思獲。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皮曰。善哉。虎聞君子務知其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其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

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簡公之器。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墮。弗毀。則日中而墮。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器。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定五年。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禪竈請壻。羊玉瓚以釀。弗許。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祔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使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釀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秋。大祲。已。簡兵大蒐。明年。禪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又不許。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中。不與。亦不復火。是歲。鄭大水。龍闔于洧淵。國人請

蔡弗許曰。我聞龍不我覲也。龍闕我何覲焉。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始子產爲卿。范宣子聽晉政。諸侯之幣重。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曰。子爲晉國。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也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没没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大。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迺安。無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及爲國。晉盟諸侯于平丘。令日中造于除。子產命外僕速張。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未張也。使速往。則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斑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不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關。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乃許之。旣盟。或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贖。

手。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方災。鄭子產授兵登陴。晉人讓之曰。鄭國有災。寡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今執事憫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摺何子產對曰。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以啟貪人。君爲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境。望走在晉。其敢有二心。晉不能詰。駟偃娶晉而生絲。偃卒。父兄立乞。子產以爲弗順。弗許。亦弗止。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乞欲逃。弗遣。請龜。以上。亦弗予。而對客曰。鄭國不天。

二二二臣。扎瘡天昏。今災。舉我先大夫偃。其子弱。其一二父兄。懼墜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今大夫問故。寡君實不敢知。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二三臣。卽世者。晉專制其位。是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韓宣子來聘。子產戒有位於朝者必恪。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謁焉。子產辭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貳。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

貳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者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其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屢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矣。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至賈罪。不亦斃乎。韓子買諸賈人。請曰。日起請環。執事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其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強叛。我無強賈。爾有利市。實賄。我勿與知。故能相保。以至于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無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僑若獻王。不知所成。韓子慙謝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及辭。六卿餞。韓子賦。我將。子產拜。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楚公子圍來聘。且娶於公孫段氏。子產致館於外。旣聘。將以衆逆女。子產使子羽辭焉。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墀而聽命。令尹命太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蒞其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

委君貶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圖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以懲諸侯。使莫不憾。而距違君命。是懼不然。敵邑館人之屬也。其敵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許之。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羽毆逆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以政。猶熱之有

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當是時。鄭介於晉楚二大國。而晉楚之從。交相見也。難以禮與辭。子產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而使之。國之爲。而辯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適野。以謀。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鮮有敗事。北宮子之所謂有禮也。蓋子產爲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日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闌。道不拾遺。田疇不歸。五年。土

無尺籍。器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

老人兒啼。女婦相弔。仲尼聞之。出滄。曰。古之遺愛也。子產

相鄭之三月。輿人歌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

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政成。誦之曰。我有子

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子產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

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濡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

故寬難。子太叔當國。不忍猛而以寬。鄭國多盜。取人於

荏符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言。不及此。興徒兵

以攻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

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

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

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

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

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和之至也。

子產博學多通。仲尼歎以為有君子之道四。其適鄭。兄

事之。備善也。夫子太叔問政。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

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

畔。其過鮮矣。嘗如晉。問晉侯疾。叔向問曰。寡君之疾病。

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

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

相能也。日尋于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闕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闕伯爲商神。遷實沈于大夏。王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滅唐。封太叔焉。故參爲晉星。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辱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繇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水旱疫厲之災。於是乎禁之。日月星辰之神。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禁之。若君身。則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

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初。鄭人相驚以伯有。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適晉。趙簡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厲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旣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

明匹夫彊死。其魂魄猶能馮於人。以爲淫厲。况良霄
我先君穆公之冑也。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
政三世矣。鄭雖無腆。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
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彊死。死能爲厲。
不亦宜乎。蓋通鬼神之情狀如此。

○子太叔游吉。公子偃之孫也。以王父字爲氏。鄭簡公
時。子產爲政。治游楚之罪。成將放之。咨於太叔。太叔曰。
吾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
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放蔡叔。夫豈不
愛治王室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簡公之

器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徒執用器。
以立。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不毀。曰。不忍廟也。諾。
將毀矣。子產乃使辟之。已會于宋。諸侯朝楚。鄭子太叔
往聘。楚人還之。太叔歸。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德
政。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易曰。迷復凶。楚
子欲逞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
君其往。以快楚心。楚不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是
秋。太叔如晉。告將朝于楚。而子產相鄭伯。以如楚。會晉
頃公薨。太叔弔。且送葬。晉人詰之。曰。悼公之器。子西弔。
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禮也。

聞之禮。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也。事大在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敵邑居大國之間。豈忘其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器。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饗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敵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聞。雖大夫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計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器。我先君簡公在楚。先大夫印段實往。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晉人不能詰。及子產卒。子太叔爲政。會于黃父。趙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婭。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

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父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能自曲直。以赴於禮者。謂之成人。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及太叔卒。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口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傲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鞅也。何敢忘。

○叔孫穆叔。魯大夫。叔孫豹也。初叔孫僑如亂魯。出奔季文子。反自晉。召豹於齊而立之。自是叔出季處。穆叔以其身衛社稷。語具魯志中。襄元年。如晉報聘。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

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諷。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
重拜。二十四年。穆叔如晉。范宣子郊迎。問焉。曰。古之人
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
自虞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鬻氏。在周爲
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豈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
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旣沒。
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
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
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齊
慶封來奔。侈齊人來讓。亡之吳。富於其舊。子服惠伯曰。
天殆富淫人乎。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
天殃之。殆將聚而殲諸。已而慶封戮於楚。齊求崔杼尸。
將戮之。不得。穆子曰。必得之。昔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
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卒得之。會諸侯澶淵。還。語季
孫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
諄諄焉。如八九十人。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
子乎。可以樹善。晉君失政。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
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季孫不從。已。趙文子卒。晉
公室卑。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是以有
平丘之會。昭公初立。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

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焉。是逆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已穆叔嬖豎牛。牛屏其左右。餓而死。子孟丙仲壬皆爲牛所殺。立子姁而相之。是爲昭子。昭子朝。號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而立庶。又披其邑求救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爲孟仲之子所殺。昭公築郎囿。季孫欲速成。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亟成勦民。無囿可也。無民可乎。二十三年。武城廢邾師。邾人愬于晉。昭子如晉。晉執之。使與其大夫坐。昭子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鞅求貨於叔孫。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必見我。吾告汝所行貨。見而閉之。明年。士彌牟逆叔孫將歸之。叔孫使梁其蹊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汝殺之。右顧而笑。汝止。叔孫見士伯。士伯致禮。乃笑受禮而歸。吏人從昭子居於箕者。請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昭子所館。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日。如始至。二十五年。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單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

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禮也。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已而右師奔，是歲昭子如闕。公孫於齊，昭子欲歸，君不獲，使祝宗祈死而卒。

○師曠，晉樂師也。晉侯問於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

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二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弟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適人以木，鐸狗于路，官司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公問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舅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

達之。不知其他時。晉大夫多爭。師曠曰。公室懼日卑矣。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暮矣。師曠曰。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明。壯而好學。如日中之明。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明也。孰與以昧昧行乎。故君子哉。子野也。出君之對。則知君知天矣。

○鍾儀。楚樂官也。鄭獲以獻之。晉景公觀於軍府。見之。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焉。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

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太子。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而歸之。

○左史倚相。楚人也。楚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爲內子。訪於倚相曰。吾有妾而原欲笄之。可乎。倚相曰。昔先大夫子囊。遺王之命。諡子夕嗜芟。子木有羊饋而無芟薦。君

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憫子反之勞也。獻欵焉而斃之。鄆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而隕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不欲其從也。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不能違若敖之欲。以之道。吾子經楚國。而欲以芟薦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宮之奇。虞大夫也。晉獻公志滅虞。以及虢。將伐虢。士蒍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志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居久之。晉人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滅下陽。

後四年。又假道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玩。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叔虢仲。王季之穆也。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之族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偏乎。親以寵偏。尚猶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書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

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今君施所惡於人。而以賄滅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去三月而虞亡。

○季梁隨大夫也。楚侵隨。隨人使少師董成。楚子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惡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人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

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癘螽也。謂其備腍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論曰。世春秋而王教湮矣。格卿碩士。羈臣瞽師。猶能徵典質禮。秉信持義。以庇國而定身。後世有是夫。先師之所父事。於衛貞惠文子。所兄事。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

鄭子產。以爲是王教之所存也。爾乃劉康公語中語命。晉司空語敬語學。北宮文子子太叔論威儀論禮。懿哉粹乎。於道也篤矣。故教先王之所以化也。平仲薦夫子。稱其學若禮也。而廢。今史沒其情。悲夫。

○魏獻子晉大夫魏舒也。將中軍。分祁氏田爲七縣。分羊舌氏田爲三縣。以賈辛爲祁大夫。子戊爲梗陽大夫。他縣大夫皆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魏子謂成鱉。吾與戊也。縣人其謂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兄弟之國十有五。

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主近之矣。所及其遠哉。賈辛辭。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驥茂惡欲觀叔向。從收器者而往。立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驥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貌少不颺。若無言。吾幾失子矣。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戊也。以爲義。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其有後於晉乎。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以女樂賂。獻子將受之。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侍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旣食。獻子

日吾聞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食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番吾君者。趙人也。趙烈侯好音。說歌者。槍石二人。賜之田。人萬畝。相國公仲連諾而不與。屢問。稱疾不朝。未有以奪也。番吾君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所以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喜侍以仁義。烈侯適音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

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爲師。欣爲中尉。越爲內史。賜連衣二襲。

○田子方。魏人也。師事卜子夏。魏文侯尊事之。文侯與子方飲。鼓鍾。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武侯爲太子時。出遭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爲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

其家。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言不用。計不合。則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慙謝之。

○知國。荀氏之宗。士苗。范族也。知伯宴三卿於藍臺。戲韓康子而侮段規。知國進曰。主不備。難至矣。知伯曰。難將繇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曰。卻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祁叔之愬。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不備。曰。不敢興難。孰不可懼乎。螽蟴蚋蛾。皆能害人。况若

相乎。不聽。知伯爲室。美士苗夕。知伯曰。室美乎。對曰。美則美矣。抑臣有懼也。知伯曰。何懼。曰。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下。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不聽。

○屠黍。晉大史也。見晉亂。以圖法亡歸周。周威公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故。對曰。臣比在晉。不敢直言。以職官示晉公。以日月星辰之行。不當也。曰。何能爲。語人事不義。百姓鬱怨也。曰。何能傷。又語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也。曰。何能害。是昧其所以亡者。故先亡也。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

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人之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勿倚，固無休息。康樂歌謠，靡靡以風。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三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懼，問故。對曰：君見善而不能用也。威公乃大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得史麟、趙駢以爲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黍曰：其及終君之身乎。臣聞之，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國之亡也，天遺之亂人，與從諛之士。是君之所以存也。威公薨，周乃分爲二。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騶忌子相齊，淳于髡見之，曰：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髡曰：稀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窠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傅，合䟽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夫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脩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向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是人必封不父矣。居期年，騶忌子封，髡遊梁，梁相悅之，見之，饗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王怪之，讓相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取何故哉。相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復見王，王志在音聲。是以默然，相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

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遂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不仕。

○觸龍。趙左師也。趙孝成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趙，趙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怒，明謂左右曰：有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觸龍請見，太后盛氣而胥之。人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恐太后玉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日食得無少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問者，殊不欲食，乃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使勿反，豈非為之計久長，欲子孫相

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封之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陳軫，齊人也。楚昭陽旣勝魏，又移兵伐齊。齊王患之，陳軫見昭陽，說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賞

之？昭陽曰：官上枉國，封上將執珪。陳軫曰：國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君今已爲令尹，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客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蛇先成，舉酒起，旣而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其酒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又移兵而攻齊，攻之勝，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此畫蛇爲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之。君子曰：人臣利社稷，則據死以守之，軫爲昭陽謀不忠，然善說哉。固持滿之道也。

○田贊，楚人也。楚王好兵，贊衣敝緼，而見王。王曰：先生之衣何惡乎？對曰：衣有惡於此者，臣衣不惡也。王曰：可得聞與？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曰：甲冬衣之則寒，夏衣之則熱，惟無衣，衣之則折人之首，刺人之腸，墮人城郭，係人子女，衣無惡於甲者，贊也。貧故衣惡，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厚無敬，而好衣人，以甲意者，其爲義耶？則名甚不榮，意者其爲利耶？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竊爲大王不取也。王無以應。

○虞卿趙人見趙王立賜白璧一雙卒以相者也主為從以抗秦闢衡人甚辯語具六國志魏請趙為從孝成王召虞卿謀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之小國與大國從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既今魏以小國請其既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其後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

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貂勃齊人也襄王既以安平君守即墨勝燕得復國或惡安平君無百姓懷戎翟結豪俊志欲有齊也王果疑安平君安平君免冠徒跣肉袒進請死五日乃得謝罷貂勃使於楚及王觴諸前曰召相單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不若也貂勃曰昔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來安得此亡國之言乎夫安平君以惴惴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而復千里之齊當是時而自王天下莫能止然計之於道歸之於義棧道木閣迎王於咸陽今國已定矣民已安矣而王曰單來臣竊為王惑之也王乃殺譖安平君者而益安平君封

○貫珠者齊人也亡其名安平君出見老人涉淄寒不能行解裘衣之王聞之曰單將欲以取吾國乎貫珠者曰王不如因以為已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相國衣食之寡人憂民之寒相國收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相國憂之稱寡人之意相有是善而王嘉之相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賜單牛酒乃布令求百姓饑寒者收穀

之。國人聞之，相與言曰：安平君之愛人，嗟王之教也。○李同者，趙邯鄲傳舍吏子也。秦圍邯鄲，急同前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耶？平原君曰：趙亡勝且為虜，何謂不憂？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食子，而君後宮以百數，被綺縠，餘梁肉，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罷物鐘磬自如，使秦破趙，君安得久有此哉？君誠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以饗士，士方危苦時，易德耳。於是得敢死之士三千人，却秦軍。

○毛遂者，趙人也。秦困趙，平原君求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不外索。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贊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臣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未見而已。平原君乃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日笑之，未發也。平原君與楚王言

合從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曰：客何為者？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眾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眾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臣諸侯，豈其士卒眾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眾，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等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者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為不失天下之士，乃今於

毛先生而失之、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
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
以爲上客、

○公孫龍能爲堅白同異之辯者、趙人也、虞卿欲以信
陵君存邯鄲、爲平原君功、請封、公孫龍曰、不可、夫王舉
君而相趙者、非以君智謀、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而封
君、非以君爲有功也、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
割地、不言無功、亦自以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
君受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
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報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
勿聽、平原君曰、善、遂讓不受封、

○靖厚君、山嬰者、齊威王少子、宣王庶弟也、相齊、封於
薛、富、不好士、其賤妾有子曰文、承間問其父曰、子之子
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
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
君私家富累萬金、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
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
糠、今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忿公家之
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
日進、聲聞於諸侯、於是嬰以諸侯請、立文爲後、號孟嘗

君、孟嘗君好士、士無貴賤、賢不肖、多歸之、孟嘗亡擇
食客常數千人、孟嘗君畢善遇之、每賓客坐、語、屏風後
常有侍吏、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則使使
存問、遺獻其親戚矣、已見危於齊、卒以客免、聘於楚、楚
王遺之象牀、遣登徒直送之、登徒直不欲行、獻寶劍、請
公孫戍說君止無行、戍許諾、入見曰、小國所以致相印
於君者、悅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始至楚而受象牀、則
未至之國、何以待君哉、孟嘗君曰善、遂謝不受、戍趨出、
未至中閨、孟嘗君召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而志之揚
也、我以實對、孟嘗君乃書門成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
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馮驩齊人、家貧、好書、躡蹻而見孟嘗君、置之傳舍、十
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
一劍耳、又削緇、彈其劍而謔曰、長劍歸來乎、食無魚、孟
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舍長答曰、
客復彈劍而歌曰、長劍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
舍、出入乘車輿矣、五日、復問傳舍長、答曰、客又彈劍而
歌曰、長劍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使人給其母食用、
無使乏、於是驩不復歌、居暮年、驩無所言、時孟嘗君相
齊、封於薛、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貸錢於薛歲

餘貸者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憂之問左右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焉公狀貌甚辯長者無伎能宜可使孟嘗君乃請驪往收債如舍長言至薛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為期日召諸取錢能與息者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來合之於是殺牛置酒酒酣合券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燒之曰凡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貧者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令富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捐之諸君強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使召驪驪至望之馮驩曰君勿異也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且以逃亡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屬士民彰君聲也今焚無用不可得之虛券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君何疑焉孟嘗君曰善已齊王用譖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馮驩說王召復之遣驪逆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曰文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位客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者必唾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驪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也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也曰生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交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朝趨市者乎旦明之市側肩爭門而入日暮過之掉臂兩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受命

論曰自春秋以文告辭命御邦交至戰國益驚於說辭然訓典亡已獨氣縱橫能聳人聽聞高者漸漬不驟能令人自屈必從也亦間有昌詞今取其不詭事倫者附焉。

○孫武者齊人也著兵法十三篇其始計篇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

事較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陰陽廣狹死生也。將者仁智信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較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彊。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以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彊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筭不勝者。得筭少也。多筭勝。少筭不勝。而况於無筭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其作戰篇曰。凡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必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

觀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兵役，財力屈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弓矢，戟楯矛櫓，兵牛大車，十去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芘秭一石，當吾二十石。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疆。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其謀攻篇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脩櫓，繫轡，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二，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

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三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三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

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其軍形篇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見勝不遷。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無智名。無勇

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脩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兵灑。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其兵勢。篇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鬪衆如鬪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鷲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闔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

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其虛實篇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夫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

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况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故曰。勝可爲也。敵雖衆。可使無闕。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

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其軍爭篇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軍爭爲利。衆爭爲危。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輜重重。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者。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

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

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其九變篇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圯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繇。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

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其行軍篇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隘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唯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

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阻。潢井。蘘葭。林木。藜藿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

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瓠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論諡。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兵非益多也。雖無

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唯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其地形篇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

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勢以以一擊十。曰走。卒強吏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實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

已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其九地篇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我可得。彼不可得者爲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之多者爲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圯地。所繇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圯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敵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繇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鬪。是故其兵不脩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吾士無

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卧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諸劓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取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

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則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圯地。吾將進其途。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闔。過則從。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

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故爲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敵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

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其火攻篇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庫。四曰火隊。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則止。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夜風止。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夫戰勝攻

取而不脩其功者凶。命曰費留。故明主慮之。良將脩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和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其用間篇曰。典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

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間。

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鄉間內
間可得而使也。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生間可使之如
期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
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
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至要。
三軍所恃而動也。武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
兵乎。對曰。可。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吳王出宮女百
八十人。試勒兵。孫子分二隊令之。以工寵姬二人為隊
長。皆持戟。令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乎。曰。知之。孫子曰。
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視背。皆應曰。諾。令既
布。乃設鈇鉞。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
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令之。而鼓之。左婦
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令既
已明。而士不如。濩。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

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亟下令救之。孫子曰。臣既
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狗
用其次。二人為隊長。於是復鼓之。而婦人左右前後。跪
起。皆中律。於是闔廬知孫子善用兵。卒以為將。凡闔廬
破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有力焉。其後世有
孫臏。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濩。涓事魏為將軍。自以能不
及孫臏。忌之。乃召至。則以濩刑斷其兩足。而黥之。令終
身廢棄。齊使者竊載以歸。田忌客之。進之。威王。威王以
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威王欲以臏為將。臏辭謝。
曰。刑餘之人。不可。乃使田忌將。而孫子為師。坐轎車中。
為計謀。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糾紛者。不控
拳。救鬪者。不搏械。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
梁之輕兵。斃卒竭於外。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其
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
也。忌從之。大敗梁軍。後魏與趙伐韓。韓請救。成侯鄒忌
曰。勿救。田忌曰。不救韓。且折而入於魏。必蚤救之。孫子
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
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
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以受重利。而
得尊名也。王曰。善。陰許韓使而遣之。韓恃齊。五戰不勝。

而東委國於齊，齊起兵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既過而西矣，魏人大發兵，使太子申將禦齊師。孫子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瀆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趨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率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陁，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自刎死。齊乘勝大敗魏軍，虜太子申以歸。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瀆治之。平原君以為賢，言之王。秦伐韓，軍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乘對如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道遠險狹，譬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矣。王乃令奢將救之。去邠鄆三十里而軍，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侯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聞

來，奢善飲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以遣秦問，則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卒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必厚集其陳以待之。趙奢曰：謹受令。許歷曰：請受獻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至邠鄆，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奢立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擊大破之。秦軍走，解開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

論曰：春秋之師命，蓋先王之遺也。戰而猶有禮焉，逮戰國而師命亡，用民如草芥，不啻矣。彼善於此，其惟奢牧乎。蓋師猶之律也，乃起翦服上刑矣。

牧事見戊狄志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

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歸焉。西伯卒。世子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孔子所謂求仁得仁者也。以下篤行
延陵季子者。吳王壽夢季子札也。王壽夢賢札。欲立之。札辭。乃立長子諸樊。諸樊既除喪。致國於季子。又辭。棄其室而耕。諸樊曰：「今驟而予季子國。季子終不受也。」請

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國必及季子。季子無容辭矣。於是餘祭餘昧立。欲以次及札。餘昧死而札竟辭立。以亂。君子曰：「是有吳者之罪也。定于立長則諸樊可也。定於立賢則季子可也。欲兄弟相及而致國。是基亂之道也。季子嘗聘於諸侯。至魯。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抑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

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歌豳曰美哉蕪蕪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歌秦曰此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歌魏曰美哉泂泂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之則明王也。爲歌唐曰思深哉其陶唐氏之遺民乎。何憂之遠也。爲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爲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歌

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衰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墮。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箏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箏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疇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蔑以加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矣。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無邑

與政。乃免於難。晏子因陳桓子以納邑與政。以免於樂。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編帶。子產獻紵。承焉。謂子產曰。鄭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遽瑗。史鮪。公子荊。公叔發。公叔文子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孫林父在戚曰。異哉。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也。君又在殯。可以樂乎。遂去之。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說叔向。謂之曰。子勉之。君侈而國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季子初使北。過徐。徐君見季子劍。欲之。弗敢言。季子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也。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劍。繫徐君冢木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子尚誰遺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而倍吾心哉。其喪子將葬之。羸博之間。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合夫。先是魯宣公有弟。曰叔弓。宣與弑而非之。或曰。胡不去也。曰。

兄弟也。何去如之。與之田。不受。與之財。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於恩也。以取貴於春秋。書公弟叔聃卒。贊之也。曹宣公有庶子曰欣。字子臧。宣公會晉伐秦。卒於師。公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爲成公。子臧不義也。將亡之。留焉。乃反而致其邑。明年。晉執成公。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忘守乎。亡之宋。及成公反國。盡致其邑與鄉。而終身不仕。

○鄭公孫黑肱者。鄭公子孔孫也。有疾。歸邑于公。召寔

老宗人立段。而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其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伯張卒。君子曰。善戒。

義行

○甯嬴。晉逆旅大夫也。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悅陽子而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况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予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明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越石甫齊人也。壘於晉。披裘負芻。息於途。晏子之晉。見之。以爲君子也。使人問焉。對曰。齊人之纍也。晏子解左轡而贖之。載與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甫請絕。晏子攝衣冠謝之。曰。嬰未嘗得交也。免子於患。子何求絕之速也。越石甫曰。吾聞君子訓於不知已者。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絏之中。彼不我知也。夫子旣以贖我。是知我也。知我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絏之中。晏子起謝。過遂禮以爲上客。

○介子推。晉人也。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

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內外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爲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已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母曰。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矣。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後文公圖其功。使召之。則亡矣。求所在。聞入綿上山中。於是環縣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

○魯仲連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持高節而不肯仕。宦任職。游於趙。秦圍趙邯鄲。魏使新垣衍至趙。欲尊秦爲帝。冀緩兵。魯仲連聞之。往見平原君曰。梁客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見之。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王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容而死者。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爲帝。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忍爲之民也。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觀夫僕乎。

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今諸侯之於秦。畏之矣。魯仲連曰。嗚呼。子信以爲梁之比於秦若僕耶。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吾君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籥。納社。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魯人投籥。不果納。將之薛。假途於鄒。鄒君死。湣王欲入。夷維子謂鄒人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位於南方。鄒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因不敢入於鄒。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賭其一戰而勝。欲遂從而帝之。

是二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必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奪其所不肯。而與其所贊。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矣。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會魏公子無忌救趙。却秦軍。秦遂引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終不肯受。置酒。酒酣。起前。以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作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之。終身不復見。

○樂其子。晉大夫欒成也。曲沃武公之入晉也。止欒其子無死。曰。吾以子見天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成敢以私利廢人之道。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死之。以下忠節

○王蠋。齊畫邑人也。樂毅破齊。聞蠋賢。令軍中環畫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畫。蠋曰。

吾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吾退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自經死。

○狼曠。晉人也。戰於殺。獲秦囚。晉襄公使有萊駒斬之。囚呼失戈。狼曠奮戈遂斬囚。公以為有。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簡續伯。狼曠怒。其友曰。死乎。曠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為汝發難。曠曰。志有之。勇而害上。不登於明堂。共用之。謂勇死而不義。非勇也。非勇而黜黜。乃宜知我矣。子姑待之。戰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怒不作亂。而以從師。謂君子矣。獨行。

○先。大夫也。代卻縠將中軍。敗楚城濮。合盟踐土。文公。子墨與戎敗秦師于殺。皆軫本謀。殺之。後文嬴請秦三帥而免之。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朝不顧而噤。而悔之。戰于箕。先軫曰。人臣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程嬰者。晉大夫趙朔之友。公孫杵臼者。其客也。晉屠岸賈有寵於靈公。景公時。為司寇。將作亂。乃追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編告諸將。曰。盾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後。韓厥曰。靈公遇賊。盾實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釋不誅。今諸君誅其後。非先君之意。是謂妄誅。妄誅謂之亂臣。且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遂攻滅趙氏。趙朔妻成公姊也。有遺腹。走公宮而匿。於是公孫杵臼謂程嬰曰。朔不死乎。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生男。屠岸賈索之宮中。夫人置兒純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程嬰謂杵臼曰。一索不得。後且復。必復索。奈何。杵臼謂嬰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勉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杵臼負之。衣文祿。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能與衣千金。吾告趙孤處。諸將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若下宮之難。不能死。今又覆趙孤。抱兒呼曰。天子。趙孤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諸將不許。皆被殺。諸將以為趙孤良死。皆喜。然趙真孤乃在程嬰與居匿山中。以後十五年。

韓厥言於公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請立趙後乃立武復田邑如故於是程嬰乃言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思立趙氏後今趙氏立我將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遂自殺趙武爲之服齊衰三年

○豫讓晉人也故宣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尊用之及趙襄子滅智氏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讓適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智伯知我我爲報讎而死目竟魂不恨矣乃變姓名爲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索之則讓也徒服而裹持兵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爲之報讐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釋之去居頃之讓漆身爲癩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識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爲之泣日以子之才委質而臣趙孟趙孟必近幸子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耶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爲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後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至橋馬驚曰必豫讓也問之果然於是襄子數之曰子不嘗事范中行乎智伯滅之子不爲報讐反臣事之今智伯死獨何以爲報讐

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畜我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故國士報之襄子謂然嘆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旣成矣寡人救子亦足矣子其自爲計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君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臣固伏誅然願誦君之衣而擊之致報讐之意死不恨矣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襄子解衣乃使人持與豫讓讓拔劍三躍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死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焉

○縮高安陵人也子仕秦守管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召高將以爲五大夫執節尉而交管高對曰父攻子守人之所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節何以事君敢辭信陵君怒謂安陵君必生束縮高而致之不然無忌將率十萬之師以造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受太府之憲其上爲曰子弑父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不可縮高聞之曰信陵爲人悍猛自用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矣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魏使者舍劍頸而死

信陵君聞之，編素辟
合，而遣使謝安陵君。

函史上編卷之八終

臣之賢，今臣固為精然，願請吾文，交而擲之，疑時警文
之美，而忠臣亦或為之，美而吾臣，日食其天，不莫不
人，其子衣及美，其自為信，新點曰：臣聞聖王不封人
聖，然其息而武曰：聖乎？新子：子之為，皆曰：臣聞聖王
知，效其人，時之，皆曰：臣聞聖王不封人，聖
文，亦亦，新點曰：臣聞聖王不封人，聖

